《西昌市文史资料选编》
第三辑目录

一、凉山人民的好儿子——禄应洲……陈大金（1）
二、回忆丁佑君烈士……刘延凯（12）
三、解放前的苍溪实验保……（21）
瓦渣木基　许维纲
卢福音　王家国
四、中共西昌地下党领导下的进修书店……戴剑萍（36）
五、为追悼洪恕先先生而作……张剑波（60）
六、建昌马的改良与西昌种马所……刘　雯（63）
七、关于张耀堂起义事略……付仲光（73）
八、解放前的西昌商会……王尔勤　李凯恩（77）
九、瓜别区羊房沟平叛战斗纪实……李宝珍（84）
十、在天府之国的成吉思汗的子孙……郑金城（87）
十一、刘元琼火烧西昌的前后经过……李凯恩（91）
十二、抗日中的西昌妇女……陶文菊（103）
十三、抗日知识青年远征军
……王秋尘口述、郑金城整理（117）
十四、日机轰炸西昌机场目击记……王秋尘（131）
十五、解放前的西昌卫生院……（141）
凌正伦　陈明益
王家国
十六、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胡蓉军（13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十七、白塔寺见闻……张　祺（149）
十八、沪山寺庙简介……徐智相（155）
十九、西昌基督教简介…冼崇光、余松芝、陆宗祺（158）
二十、西昌天主教简介……杨恩甫（162）
二十一、接受辛亥革命之经验与教训……抱　（172）
二十二、诗一组……张剑波（174）
二十三、插图1、……（177）
2、……
3、……
4、……
5、……
6、……
二十四、来函照登……（179）
二十五、第二辑勘误……（185）
二十六、更正……（185）

凉山彝族人民的好儿子
禄应洲同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后勤杂志社干部 陈大金

凉山彝族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西康宁属人民军金江支队（党领导的游击队）的英雄战士禄应洲，又名禄应举，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一次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已经三十二年了，他那对党忠诚，为人朴实的形象，至今仍鲜明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

我和应洲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金江支队暴动以后的一九四九年冬，在小凉山麓他的家里。那时，他看上去三十七、八岁，黑黑的脸膛，魁伟的身躯，头包黑大布包头，披一床黑色大折子披毡，身穿蓝布长衫，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斜挎在肩上。介绍认识后，大家围坐在火塘边。他沉默寡言，具有中年长者的风度。他手里端着大半海碗烧酒，随意地把酒碗递到我的胸前，象老熟人似地说："欢迎你，陈同志，喝一口！"他眯着双眼，憨厚地微笑着，表达了他对同志的亲切情意。

我和应洲同志最后一次见面谈话，是解放后一九五〇年深秋（我们支队已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金江游击支队），在会理太平场剿匪战斗中守卫一个山头的战壕里。

那天，我们商定，他带一个排守卫山东头，我带一个排守卫山西头。临分手时，他那草绿军装褂子上白底红字的“金游”（金江支队）胸章，显得特别明亮。他右手提着二十响，左手从肩上扯下军用水壶递给我说：“来，老陈，喝上一口！”他眯缝着两眼，憨厚地笑着。是对同志的关怀又是对同志的鼓舞。

他走后不久，战斗激烈地打响了。超过我们数倍的敌人，重点向山东头进攻。敌人的多次冲击都被压下去了。天黑时，敌人集中力量像狼群一样再一次冲击东边山头，妄图一举消灭我军。应洲同志在这关键时刻挑选了一部分彝族战士，跳出了阵地，高喊一声“扯子阿打里塔卜！”（意思是“吃人的，老子来！”）像猛虎下山，一个猛冲，把敌人冲垮了。就在这决定性的胜利时刻，应洲同志不幸中弹牺牲了。党失去了一个忠诚的儿子，我们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我们含着悲泪把他的尸体找到抬回后，他那紫黑的脸膛上，仍呈现着眯缝的双眼，憨厚的笑容。这笑容似乎在向亲人告别：“我已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安然而去；又似乎在向我们这些幸存者满含殷切的希望和叮咛：“共产主义的大旗你们要举起它前进！！”

太平场剿匪任务完成后，中共会理县委和驻军五五〇团的首长，派我带着应洲同志的弟弟禄仕藩（我们中队的小战士）和安鼎荣等几名彝族战士，特地到应洲同志的家里，向他的家属禄子珍大嫂进行慰问。同时要我们深入黄柏菁彝区，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以期进一步瓦解潜逃彝区的残匪，争取受蒙蔽者回头。我和应洲同志虽然在一起生活、战斗了一年时间，但对他参加革命以后表现得这

样坚定、勇敢，并不十分理解。这次慰问，在应洲同志家里住了十来天，除了转达县委和部队领导的慰问之意外，还向子珍大嫂详细地讲述了我们二中队（暴动起义时编为二大队）自暴动后的一些战斗和撤过金沙江后的生活。子珍大嫂也说，金江支队撤走后，敌人把她家里洗劫一空，她带着家人逃到巧家县农村，吃了许多苦头。但她坚信金江支队一定会打回来，解放大军一定也会来解放彝区人民。好容易盼到家乡解放了，可是自己的亲人却牺牲了。她对应洲同志的牺牲，虽然很悲痛，但是能想得开，无怨言，表示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住在子珍大嫂家的这些日子，大嫂特别关心我深入彝区瓦解残匪的工作，多方面为我出谋划策，介绍了许多可以帮助我了解"马头"（即帽顶或头人）的情况。同时也谈到了一些应洲同志的往事，我这才对应洲同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应洲同志参加金江支队的武装暴动前，地下党组织就派陈艾九同志找他进行过许多工作，根据他的觉悟和表现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家住在小凉山山脉尾部堵格乡一个叫碧木卡的高山林子里，这里是会理东区（现建会东县）彝族区的边缘，与汉族农村交错，这一带三里一家、五里一族地杂居着半农半牧的彝、汉两族人民。彝、汉之间基本上通行汉话，只在彝族内部交往时讲彝语。由于山贫地瘠，彝、汉两族的农牧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受尽官租徭役、苛捐杂税的压迫剥削，生活困苦不堪。国民党推行大汉族主义，一向采取"剿凉山"、"办彝务"的方针对付彝族人民。应洲同志常常谈到，自他记事起，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反动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曾对会东堵格乡的黄柏菁一带彝区派出军队进剿，烧他们的房屋，捆去他们的马头、百姓，索取大量的“投诚费”，使大批彝民同胞倾家荡产，牲口卖光。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又派反动靖边司令邓秀廷，用“以彝治彝”的手段，带了一千多彝兵，打入黄柏菁，以开会安民为名，把召集起来的娃子、百姓，不论男女老少，全部捕捉起来，成群地捆了，带到越西、昭觉一带，卖给大凉山的头人们做娃子。因此，一些人的家族被灭绝了，一些人的亲人失散了，幸存者为了生活和民族的延续，还得在荒凉的高山上继续刀耕火种，牧牛放马。应洲同志也是这一带受压迫彝族的幸存者。他住在这彝、汉杂居的村落里，由于他的枪法好，打仗勇敢，平时为人忠厚老实，办事开明公正，受到彝、汉两族居民的爱戴和信任。地方政府为了利用应洲同志的威信来统治群众，硬给他派了一个保长的职务，要他为反动派服务。这样，他在政治上受到汉民族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欺凌，经济上不仅受国民党政府官租官税的剥削，而且还受地方恶霸势力苏老三（苏少章）家的勒索，再加上旧社会留给彝族人民之间的各种利害纠纷，而他本人又不愿做违背良心的事，因而常常使他处于矛盾冲突之中，照他自己说他是“上下左右难为人。”他极端痛恨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恶霸豪绅的敲榨勒索。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维护乡亲们的利益，他多次反抗会理恶霸势力的欺凌和压迫，因而和苏老三家结下了生死冤仇。

朴素的民族意识和对事物要分清是非的观念，使应洲同志产生了要解救自己和乡亲们的强烈愿望。但是在那样一个愚昧落后的深山老林之中，希望在哪里，救星在哪

里？正在这个时候，中共会理地下党派陈艾九同志找到他，帮助他认识了什么是民族压迫，什么是阶级剥削，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与民主革命的道理。并给介绍了中国广大解放区的生活情景和社会主义的远景；向他讲解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了长江，国民党统治区里到处举起了农民武装暴动的旗帜，会理也正在积极组织和发展革命力量，以便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大西南的形势。这些崭新的知识，给了应洲同志以极大的启发教育和鼓舞。这事，后来他在中队的诉苦大会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被苏老三家逼得走投无路，幸好遇到陈老师（指陈艾九同志）告诉我，天底下还有共产党、解放大军，我一想起解放大军就是一九三五年从我们会理路过的红军，我的心就象三年大旱逢了一场透雨。我死心跟着共产党，一定要为人人不愁吃不愁穿、谁也不欺负谁的社会拼命去干。"

应洲同志自从接受了党的教育后，觉悟很快提高，决心把身家性命全部献给党的人民解放事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陈艾九同志的具体帮助和组织下，发动穷苦彝、汉农牧民，组成了金江支队一支队二大队。这个大队的成员基本上是彝族劳动人民，他任大队长，艾九同志是教导员。暴动以后，二大队参加了为建立支队大桥根据地，于一九五〇年元旦围歼会理伪金江中游守备司令苏少章一个连的战斗。那次战斗，首战告捷，军心大振。许多身披麻片，手执木棍、柴刀的彝、汉族穷光棍，纷纷要求参加到游击队来。部队发展很快，急需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我和郭映华等同志被派到二大队二中队做政治工作。二中队是一个以彝族青年为主的骨干中队，不论行军打仗，总是

要把二中队放在前面，应洲同志和他的大队部也常常是和二中队生活在一起。不久，陈艾九同志负重伤暂时离队，二大队的政治工作就暂时由我和应洲同志商量来做了。

我和应洲同志相处期间，深深感到他的思想纯朴，接受党的教育快，改造自己很自觉，在关键时刻革命立场坚定，虚心好学。印象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一件是：应洲同志酷爱喝酒。他那临事喝酒，每饭喝酒的习惯，几乎成了一件下意识的行动。没有酒时，哪怕是一碗凉水，他也要慎重其事地举起碗，象喝真酒一样地喝上几口。他曾和我讲过他喝酒成习的原因：据老人们传说，在千百年前，彝族是居住在江南平原地区的，只因历代北方封建帝王开疆拓土的战争和被放逐的罪犯们的向南迁居，彝族才逐渐从江南被赶向西南，从平原被赶向山区，最后再无退路了，才拼死定居在现在的凉山。高山寒冷，缺食少穿，喝点烧酒抗寒就成了彝族人民生活的传统习惯。事实是否如此，未作考证，但这传说对千百年来形成的大汉族主义，似乎揭示了部份历史渊源。再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参加连年不断的“打冤家”战斗中，因累受了风寒患了严重的腰腿疼病，每天喝点烧酒就好一些。暴动以后一直有一个彝族战士马正才为他背着两小罐酒，逢镇过村，都要叮嘱马正才把酒买足。在支队撤退过金沙江于云南会泽的甘沟整训时，部队经费没有来源，粮食靠当地游击队供给，司令部拨给的菜金仅够买盐和简单的粗菜。应洲同志自己带的钱也花光了，没钱买酒，管伙食的同志要用菜金给他买酒，他笑眯着双眼风趣地说：“你要叫我喝兵血吗？水酒水酒，喝水喝酒都一样。”革命的乐观主义

精神使他继续保持着他的传统“习惯”。在吃饭时他果真用饭碗盛上半碗凉水，美美地大喝一口，然后笑眯着双眼把酒碗递给我说：“来，喝一口！”这事我向司令员胥印侯同志汇报了，司令员说：“我这里还有点钱，给他二十块（银毫子）专门买酒吧，他是特殊情况。”我把钱带回来给他以后，他高兴得不停地说：“司令员这人真好！真好！”

第二件事是在过江问题上，应洲同志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一九五〇年元月，胡宗南的部队两个团五千人左右向西昌、会理方向溃逃，正在进逼会理即将解放县城的金江支队，受到了溃军极大的军事压力。为了实现地下党关于遏制蒋军南逃，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大西南的指示，金江支队以主要是七九、毛瑟，甚至还有大量的梭标、柴刀的装备迎击了有重机关枪、迫击炮等美式装备的正规军。二大队在白香岩、干海子战斗中，英勇作战，牺牲了一些同志。在奉命突围、撤出大桥根据地到云南整顿部队时，部队思想比较混乱，干部战士不断听到来自村里的消息，说胡宗南、贺国光和苏老三的部队已对金江支队的老家——大桥、新街子、堵格、大坪子一带实行了大烧大杀，凡是参加了金江支队的人家，都躲进了深山，跑不及被捉住的处死了，牲口被赶走，许多房屋被火烧了；有的未跟上突围回了家的战士，也被抓住枪毙了；胥印侯司令员家的房子大火冲天，映红了金沙江水……。战士们在这些噩耗面前悲痛欲绝，纷纷要求打回去为家人报仇，有的提出要请假回去看看，大多数彝族战士不愿过江整训。他们从小生长在小凉山，没有离开过家乡，现在不但要离开家乡，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且要离开会理县，离开西康省，渡过金沙江到云南境内去。与妻儿老小平安无事地暂时离去，也还说得通，想得转，可在这残酷的阶级斗争事实面前，亲人生死未卜，人心难以平静。能不能把部队带过江去，保存革命力量，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应洲同志一向是不善于讲话的，平时商量问题或研究上级的命令，他总是默默微笑着认真思考，想好以后，简单的几句话却能鲜明地表达他的思想和意志。当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支队部撤过云南整训的命令时，他对嚷着要打回去报仇的既不附和也不制止，对哭着要回去看看的既不同情也不劝解，自己只咬着嘴唇沉思。最后，他用手指擦了擦眼角，弹去显然是抑止不住悲愤而溢出的泪水，温和地向大家说："小伙子们，我和你们当初都是被逼得活不下去，才跟着游击队走的，现在房子被烧了，牲口被赶走了，人死了，回去也叫不活，要报仇只有死心跟着共产党游击队走，过河整训，迎接解放大军一起回去报仇不迟。打发两个机灵的人偷偷回村里去亲自看看，打听真情回来告诉我们，其余的都跟司令部过江。"就这样，他指定了一个彝族战士和一个汉族战士当即出发，其他同志都一起过了江。在此同时，苏少章派彝人给应洲同志送口信，叫禄应洲杀掉金江支队一支队政委李文（即李逸）和政治部主任席洽中，把部队拉回去，不计较他参加金江支队的所谓"错误"，还要赏他五千元大洋。应洲同志怒斥来人说："我跟共产党走前途无限光明，苏老三剥削我们彝人的赃钱我不要，你快滚开，走迟了我把你杀掉！"表现了应洲同志的革命坚定性。

再就是应洲同志虽然缺乏汉族文化，但他虚心好学的

精神令人感佩。金江支队一支队驻在云南会泽县白务镇的甘沟坝子整训期间（这里是滇、桂、黔边区纵队六支队解放的区域），二大队是金江支队里彝族战士最多的一支队伍，班排骨干中如安鼎荣、安启洲、龙德发、马正才等都是彝族同志。因为缺乏军训人才，我们把一个解放战士提升当了班长，这个人在国民党部队中曾当过班长，年纪轻，有文化，受过严格军事训练，队列、射击、班战术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有一些，解放过来后表现一直很好，训练中让他当了军事教员。开训后，大家对队列教练特别反感，认为教员是国民党兵出身，我们不要学国民党那一套。应洲同志对此却很有见地，耐心地给干部们做工作。他说："我们凉山人过去打仗，只是靠'帽顶'带着自家小伙子冲锋，现在是革命军队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没有组织纪律就指挥不动队伍。国民党的东西只要对我们有用，学过来就是我们的。"为了提高大家对队列训练的认识，他还积极带部队去和"边纵"六支队联欢，向老大哥部队学习。见到六支队的部队队列整齐，礼貌周到，严肃活泼，大家迅速改变了看法，军事训练更自觉，更认真了，组织纪律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不爱唱歌，但是特别支持战士们唱歌。出操、上课、饭前、睡觉他总要推我到队列前教唱。部队在两个来月整训中很快学会了《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十九首歌曲。支队部油印了《人民军队》的识字课本，尤为彝族战士们所喜爱，应洲同志也和大家一起学，一些从来不识一个汉字的战士，整训期间会认会写"共产党"、"毛主席"、"工农子弟兵"、

“翻身求解放”等几十个单词和短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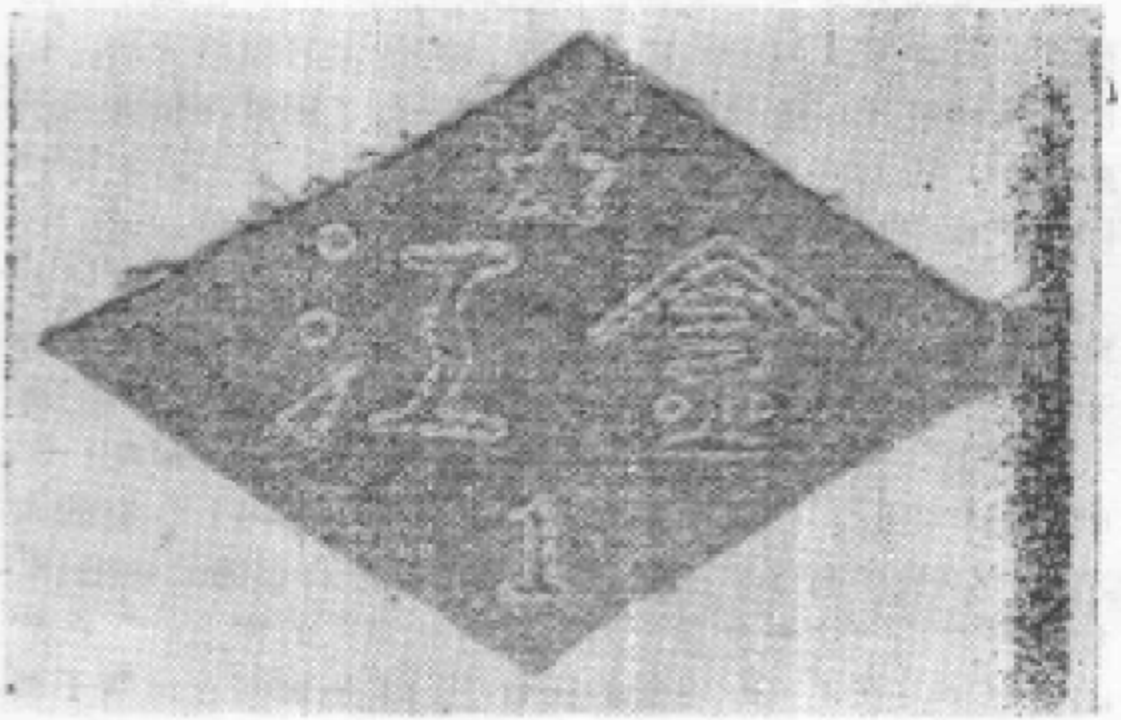
在那次整训中，应洲同志曾提起过一个愿望，他说，将来全国彻底解放了，要是有我们共产党自己的军事学校，能把我们彝族的这些年青人教出几个带兵的多好啊！当时不过是闲谈而已。不久，人民解放军二野闽江部队进入云南后，奉命由会泽、巧家入康，参加消灭蒋军胡宗南部的最后一次战役。金江支队立即结束整训，奉命配合闽江部进军西康。部队经巧家渡过金沙江，在解放宁南、普格、西昌等战斗中，一路高唱着胜利的战歌，为二野老大哥部队带路、清扫战场、押送俘虏、搬运缴获的战利品，情绪十分高昂。在西昌暂住不久，金江一支队即奉命转回会理与二支队会合进行整编，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金江支队经过诉苦教育，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原来身穿各色便衣的干部战士，换上了一色的草绿军装，胸前配带上了“金游”的胸章，游击队的同志们显得英武神气多了。队伍整编工作尚未最后结束即参加了剿匪战斗。这时，西昌军分区领导考虑到要培养一批彝族干部，正准备抽调应洲同志去军事教导队学习，可是应洲同志却不幸在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当时的西昌军分区司令员林彬同志在分区第一期干部教导大队毕业典礼上听到这个消息，赞叹说：禄应洲同志的牺牲太可惜了，他能在解放前夕舍弃个人的一切参加革命，不愧是凉山彝族的优秀儿子，是我们党的好同志啊！

安息吧，应洲同志！你那献身革命的崇高品质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祖国卅余年的伟大成就中，也有你流血牺牲换来的一份功劳。我们将沿着你选择的正确道路，在党

的领导下胜利前进！



西康宁属人民军金江支队
司令员　　胥印候（右二）
政　委　　杨应春（左三）
政治部主任　　席洽中（左一）
会东大桥区委书记　　周若梦（右一）
一九五〇年合影于会理



回忆丁佑君烈士

——纪念丁佑君烈士光荣牺牲卅五周年

刘元凯

丁佑君同志一九三一年，出生在四川省犍为县五通桥区瓦窑沱（现在的佑君街）一个盐商家庭。青少年时期曾受她二哥的影响，阅读进步书籍，接受了革命思想。初中毕业后，到成都市立女子中学（现成都市六中）学习。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反蒋运动。

一九四八年秋，成都市的教职工和学生，在地下党的组织和支持下，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独裁统治，提出了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的口号，举行了规模比较大的示威游行，市女中也是积极响应和参加的学校之一，丁佑君同志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散发传单。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七日，成都解放了。丁佑君同志欢欣鼓舞，不久“西康省革命干部学校”（以下简称“西干校”）在成都招生，她闻讯后，立即报名投考。当时有人对她说：“西康艰苦，你又是女孩子，不要去了吧！”可是她回答说：“既要革命，难道还怕艰苦吗？”有的人劝她：“快要高中毕业了，还是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吧！”她回答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我的前途。”在党的教育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抚育下，丁佑君同志背叛了剥

削阶级家庭，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当时国民党残匪正在作垂死挣扎，他们勾结地方上的反动势力，组织土匪暴动，进行疯狂反扑。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西干校一千二百多学员，由成都出发，向雅安前进。二月十二日，天刚亮，队伍刚离开高桥镇，（距邛崃四十里）枪声四起，受到四千多名土匪的包围袭击。护送学员的解放军只有一个排。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战斗激烈，我方死伤数人，丁佑君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经受了考验。

队伍突破土匪的包围，胜利到达了邛崃县城。然而骡子被劫，行李被抢光。当时气候严寒，大雪纷飞，晚上睡觉时没有被盖，土匪还来反扑攻城。在此情况下，丁佑君同志意志坚定，情绪激昂，曾写信给成都的同学说："我们到了邛崃，都成了光人，晚上盖的是谷草，连牙刷、梳子都没有一把。但我要骄傲地告诉你们，我的革命决心从没有动摇过。"

战斗结束后，队伍开赴雅安。在学习中，丁佑君同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刻苦自励。她说："我刚参加革命队伍，是个新战士，什么也不懂；因此我要虚心学习，决不不懂装懂。"她在劳动中带头，敢于暴露自己的思想，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由于党的培养教育，以及她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造思想，于1950年4月29日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革命青年的先进分子。

学习期间，丁佑君同志担任第三班学习干事。为了使同学们的钢笔不致丢失，她把自己的一件毛衣拆了为每个

同学织了一个笔套。由于她学习刻苦努力，工作认真负责，劳动积极肯干，耐心帮助同学，因此，毕业时，被评为学习模范，在接受奖章时，她激动地说："这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我还很差，但我一定把它作为今后进步的动力！"学习结束，组织上分配她到西昌工作，她愉快地接受了，并表示："西昌路途遥远，十五天的山路行军是一次考验，我决不叫苦，决不掉队。"途中她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帮助体弱的同志，将马让给别人骑，自己翻山越岭，步行到西昌。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到富林时，当地土匪暴乱，前批分到富林的西干校张开泰、李祖槐同学遇难牺牲。她闻讯后悲愤万分。她说："我们的同志，光荣牺牲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为他们报仇！"那几天，既遭土匪袭击，生活又十分困难，她却坚定不移地对大家说："我们没有枪，如果土匪来了，就是死，也要咬他几口！"

丁佑君同志以这种英勇顽强的精神，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胜利地到达了西昌。被分配到西昌女子中学担任军代表。后因工作需要，于一九五〇年八月调盐中区委，任青年干事，（即区团委书记），并参加征粮工作，经常往返各乡，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由于丁佑君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又能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因此，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大家都亲切地叫她"丁姐姐"、"丁代表"。

一九五〇年九月初，在盐中区裕隆、高草、河西一带坚持反动立场的少数地主、恶霸、伪乡保人员与伪军官互相勾结，阴谋组织土匪暴乱，裕隆乡匪首朱煊和河西匪首

王国贤勾结混入革命队伍的王正中作内线，将区上工作的丁佑君同志事先有计划地安排在他的家中住宿，九月十七日，丁佑君同志去开“群众会”，会场是由伪保长高开祥纠集一伙人把持的，出席者多数都是伪乡保旧人员。丁见情况不妙，立即退了出来，回到王正中家中，对王说：“今天开会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看来不对头。”王正中说：“社会上有土匪，我能掌握得住，这些土匪不敢到我家来。”丁佑君想到问题严重，坚持要走回县上去，当时王不同意，说路上危险，丁表示危险也要回去，王正中说：“你就在我家柴房里藏起来，很保险，有我就有你。”

当天晚上，王正中把乡上的枪支交给匪首朱煊支持叛乱，丁佑君同志的枪支也被叛徒当晚骗去，第二天，九月十八日（农历八月初七）王正中向土匪大队长高开祥密报了丁佑君同志。

高开祥和土匪中队长宋树君等四名匪徒，举刀持枪，闯入丁佑君同志住处。他们杀气腾腾，将四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她的胸膛。她知道已遭暗算，但却冷静沉着，处之泰然，无所畏惧，愤怒的眼光象两把锋利的匕首刺向敌人，匪徒们见此情况，惊惶失措，颤颤抖抖地吼道：“缴枪，缴枪！”她蔑视地笑了笑说：“枪没有，命有一条！”怒声回答了土匪的嚎叫。于是这群土匪便手忙脚乱地把她押走。她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沿途高喊：“老乡们，土匪暴动了。赶快回去，不要受他们的欺骗！”“回去把门关紧，这些土匪要糟踏你们！”路旁的群众无不为之感动，人人落泪，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摇头叹惜，敢怒而不敢言。她却昂首阔步对老乡说：“别耽心我，我没有关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